

当代·作家长篇小说

# 生活简史

*A Brief History of Living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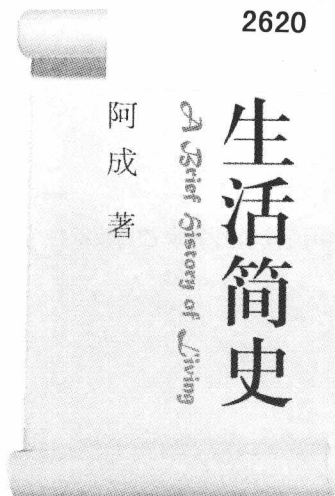
阿成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013047275

I247.57  
2620



I247.57  
2620

▲ 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活简史 / 阿成著.—北京:昆仑出版社,2013.5

ISBN 978-7-80239-030-0

I. ①生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2690 号

书 名:生活简史

---

作 者:阿 成

责任编辑:余天宝

插 图:朱 凡

封面设计:李 戎

责任校对:吴信尧

出版发行: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100035

电 话:(010)66531659

E-mail:jfjwycbs@126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A5

字 数:250 千字

印 张:10.625

版 次: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239-030-0

定 价:28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ZHUFAN  
2018.3

第一章

# 爱情简史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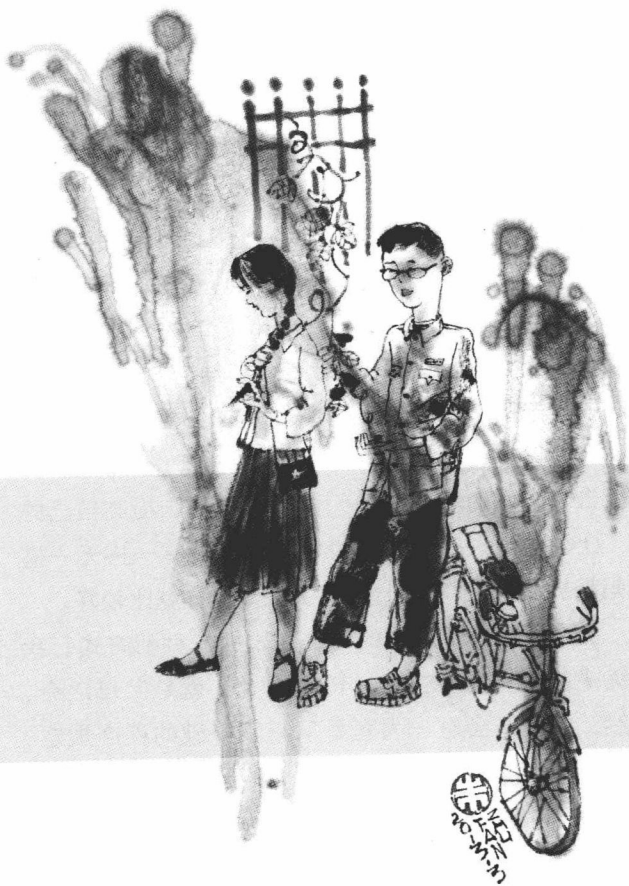
# 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爱情简史	001
第二章 住房简史	075
第三章 买车简史	139
第四章 工作简史	199
第五章 家庭简史	295

第一章

爱情简史



## 1. 祖父母和父母的婚姻

我的父亲和母亲是文明结婚。我知道，很多年轻女士和先生们对“文明结婚”这个词并不太熟悉，经常会把它理解偏了。我想，这主要是年轻的ladies and gentlemen（女士们、先生们）不了解“文明结婚”的历史背景和其中的文化内涵。

你瞧，还文化内涵呢。坦率地说，我本人不过是一名半工半读的职业学校的学生，除了略懂一点儿汽车修理（包括汽车驾驶、有轨电车驾驶、无轨电车驾驶及其相应的理论）之外，没什么文化。即便有一点点，应当超不过高中水平。

既然提到“文明结婚”，我还是尝试着阐释一下。我尽可能介绍得轻松一点，太严肃了恐怕有悖于小说精神。小说就是小说，不是政府工作报告。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认真听报告，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，让领导高兴；休息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搭无一搭地读小说，读读诗，放松放松，让自己高兴。这样就比较好了。

文明结婚，主要是区分于老式的传统结婚的一种新方式。我的祖父就是传统式结婚。简而言之，传统婚姻，就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自然，中间还会有一大套看似牢不可破的程序规定，如相亲，定金，拜天地，等等。对于这些程序规定，男女双方都必须严格遵守，不可以越雷池一步——当然，这些事情，我还不能说得很清楚。说到底，我不是祖父那个时代的成熟男人，我只



知道祖父和祖母结婚，是祖父用小花轿把我祖母抬来的：一路上抬得很稳，像平坦田野上的一缕轻快的风，这缕撩人的风顺着乡间小道，一直从岳家庄吹到王家营——现在（二〇一二年十月），我刚刚从一本旧地图上找到王家营具体在什么地方，但是，岳家庄却一直没有找到。祖母当新娘时的家乡就这样消失了。

我的祖母并不是一个神秘的女子，她只是一个普通的、年轻的、寻常百姓家的闺女，她比我祖父小二十多岁，我祖父是挨到了四十多岁才结婚（这个漫长的过程看上去有点匪夷所思）。用今天的话表述，是晚婚（或者“剩男”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跑出营子去闯关东了，去了黑龙江，在中东铁路的“一面坡火车站”打工。目的就三件事，挣足了钱回家买房子、置地、娶媳妇。

当时，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传到了中国，但我祖父没上心。祖父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才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追求：回到了山东老家，在王家营购置了良田，盖了三间气派的大瓦房，还有一个很大的院落，院子里有一口井（当时，祖父穿的那一身铁路员工的制服，让乡里人很好奇，窃窃私语，误以为是官服呢）。这些家产至今还在，由一个同族的晚辈看守并居住着——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

我曾从父亲的嘴里得知，那些早已在大城市定居的长辈们对这个驻守老宅的晚辈说：只要不打仗，不爆发战争，我们肯定是不回来了，你就一直住下去吧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那个同族的晚辈已经过世了，临终前，他把为长辈嘱托他看守祖屋的任务交付给了自己的儿子……

这期间一直没有打仗。

当年，四十多岁的祖父已经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产业工人了，可以说，他是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的一分子。在我看来，这种弥

足珍贵的身份无论如何也应当说明点什么，但事实上什么也没说明。祖父对用小花轿把自己的新娘抬到新房里来，自始至终有一种甜蜜的表情。

毋庸赘言，祖父的婚礼是严格地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操作的，就是小花轿把我的祖母抬到了王家营，有响器班子吹奏，有捞忙的人放鞭炮，撒五谷，然后拜堂，再然后，去流水席逐桌地给客人们敬酒……

祖父母这一老式的婚姻，从形式到内容均操作得都很有章法。这些章法是我从祖辈们的某些礼教、规定、规矩中推衍出来的。所以，我只能讲述到这儿，更进一步的细节就不太清楚了。如果硬要说，那只能靠历史资料和所谓的个人想象力去把它补足。但是，我认为这不合适，当代的先生们和女士们，已经通过影视传媒把这种事搞得很清楚了。这里不说也罢。

现在，我试着讲述一下我父亲的婚姻。

前面说到我的父母是“文明结婚”。对此，您不仅要问，你父亲为什么要搞文明结婚呢？你父亲年轻的时候不也是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吗？你父亲就可以违反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吗？

其实，个中的道理很简单，并不是父亲对小花轿没有兴趣，是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，国高学生。父亲在哈尔滨国民高等学校毕业之后，通过我母亲的哥哥，就是我大舅的介绍，和我母亲结婚的。

顺便说一下，我大舅是国民党三青团团员，和我父亲是同窗，不同的是，大舅在国民高等学校是学校三青团组织的主席，他的口才很好，没理也能辩到三分到四分。记得，我的一个职业学校的同学、朋友刘皮拉基曾跟我说过一句颇哲学的话：虽然狡辩和才华性质不同，但狡辩也是一种才华。

当年，我父亲的确是一表人才（六十五岁以前仍然是一表人才，一米八几的大个儿，身体相当棒。我跟“年轻的老爸”一块儿走的时候，常发现有不少风姿绰约的中年妇女用那样的眼神儿瞅他。但是老同志到了八十岁，不行了，就是一个可怜的小老头儿，虾着身子，背对着你，在那睡着阴阳觉儿，或在病床上打吊水）。当年，年轻的父亲作风端正，品学兼优，耳不旁听，目不斜视。正是这种样子，大舅才相中了我父亲，并利用学生放假期间，在马迭尔酒店的咖啡厅，郑重其事地把他妹妹介绍给了我的父亲。

大舅的妹妹，就是我的母亲，是旅顺女子中学的学生，和父亲两个人都算是小知识分子吧。彼此见了面，一打眼，均印象尚可，认为定下来也可以。于是，父亲就把发生在哈尔滨马迭尔酒店咖啡厅里的情况，用书信的方式寄回山东老家，一二三四逐条说明情况、缘由和自己下一步的打算，等待父母的进一步指示。信的结尾是用“恭候佳音”四个字来结束的。

我想，现在的青年人也会这么做的。只是，二者的性质并不同，现在的青年人写信主要是等待父母的钱，希望汇来的钱越多、越快越好。指不指示的并不重要。但是，在那个时代，父母的指示和单位一把手的指示几乎是一样的，是要听的，是要得到他们首肯的，不然，麻烦很多，心情会不好，日子也不好过。

得到了双方父母的认可以后（祖父毕竟是中国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嘛），我的祖父和祖母就委派我的大伯——就是我父亲的大哥，专程从一面坡赶到哈尔滨来，审查并主持弟弟的婚事。

我的大伯是一面坡铁路机务段的工人，是中共秘密地下党小组的组长。他是个开明人士。见到母亲之后，他很快就同意了弟弟的这门婚姻，觉得我母亲挺好的，似乎还可以发展为中共党员。说到这里，不仅要问，一个中共地下党小组的组长为什么会同意这门婚事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我父亲隐瞒了他的大舅哥是“国

高”三青团主席的事实。父亲多少知道一点点大伯的政治背景。

父母亲的文明婚礼，是回到了一面坡镇，在裤裆街上的那家新世界饭店举行的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去过那个地方，专门进行过实地考察。用现在的眼光打量一下，觉得很一般，那是一幢“△”形的俄式小二楼，小楼是米黄色的，尖角处是它的门面，窗户也不很大，窄窄的，是那种竖长条的窗，有一种神秘感。进入小楼上二楼是所谓的宴会厅，厅西头有一个不大的台子。当年，我的父母作为一对新人，就在这个台子上羞羞答答地站过。两边是西洋乐队演奏的地方。这些乐手们不是专职的乐手。当时，作为中东铁路的组成部分，一面坡铁路机务段的俄国工人是很多的，他们大都会乐器，都喜欢玩这个，爱热闹，爱玩儿。所以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父母的文明婚礼一定搞得很热闹，估计还会有一点俄国味道。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客人是很内敛的，包括娘家人，他们没见过洋人这么疯，他们都很吃惊。

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。在我念中学的时候，一个放暑假的日子里，父亲领我到一面坡的祖父家去过。那时候，祖父早已举家迁到一面坡镇了，并继续他的铁路工人职业。在观赏镇容的时候，我父亲指着那幢“△”形的米黄色俄式小二楼，颇为自负地对我说（其实我父亲不是这样的人，他的胆子愈来愈小，从不敢在别人面前露出骄傲的神色），我和你妈就是在这里结的婚，是文明结婚。

这是我第一次听到“文明结婚”这个词儿。

据我了解，当年的一面坡镇只有这么一家可以举办“文明婚礼”的饭店。当时之中国，已经有人在提倡新文化运动，提倡青年人文明结婚了。作为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（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），自然应当反对包办婚姻和传统的、陈旧的婚姻方式，以免被

同仁们取笑，起外号。

所谓的文明结婚，说白了就是来洋式儿的。新郎要穿西服（扎红色领带），新娘要穿白色的洋式婚纱（戴红色胸花）。只是，这一对新人是中国人，不是洋人。有洋乐队，演奏偶尔跑一下调的《蓝色的多瑙河》圆舞曲。有没有《拉德茨基进行曲》呢？不知道。还有小女孩儿拉着婚纱。有啤酒、葡萄酒、点心、水果和西红柿。长餐桌上摆放的啤酒和葡萄酒都是一面坡镇的特产，啤酒是德国人生产的五星牌啤酒，葡萄酒是俄国人生产的熊牌葡萄酒。总之，酒菜及点心都非常丰富。父母的婚礼因此搞得很热闹——这也是我从他们的结婚照上看到的，从他们喜气洋洋的脸上分析出来的。的确，人的表情是别一种历史与生命的记录。这两张结婚照一个是半身的，一个是全身的，即便是在今天，其形态、神态与着装也丝毫不落伍。

我的父母当然是从学校毕业之后结的婚。

父亲毕业之后，经大舅推荐，很快成了某县伪公署日本县长的翻译（后来他又改行当了建筑师，他喜欢建筑行业，尤其对建筑预算情有独钟），所谓翻译，就是“文革”中称之为“狗汉奸”的那种人。父亲能说一口流利的东洋话（也会讲一点俄语），在国民高等学校念书的时候，他从来都是拿日语一等津贴（“文革”的时候，他交待的是拿三等日语津贴。他在撒谎）。

当年参加父母婚礼的，除了当地的老乡及地方长官之外，还有日本人、俄国人（不知为什么父亲还有一些俄国朋友）、犹太人和朝鲜人，他们也前来祝贺。看样子，我的父母似乎在举办一场国际性婚礼，有点类似玛丽莲·梦露在电影里搞的那场婚礼，隆重，热烈，来了很多人。

父母的这两张结婚照，从我记事开始就一直挂在家里的墙上，搬了几次家也仍然挂在墙上。而且，家里的墙上从不挂其他照片。

这种举动很难让儿子理解。同时我还发现，似乎那一代人都喜欢把自己结婚照挂在自己家的墙上，一挂几十年。为什么呢？真是爱之情吗？

诚实地说，我不能保证我的父母彼此有自由的爱情。但是，我可以确信，最初——就是在马迭尔酒店咖啡厅的时候，他们彼此是有好感的。毕竟他们都是小知识分子，而且，都是比较独立的男女青年。要知道，青年男女没有好感是捏不到一块儿去的。只是他们后来的婚姻实践证明，他们之间很可能没有爱情——我是说，很可能。

就这样，他们在一起过日子，养儿育女，养家糊口。到了二〇〇七年的二月，他们的结婚照便从墙上拿下来了，因为，我母亲已于十几年前过世了，父亲也在春节前过世了。他们的结婚照随着他们的离世取了下来，被封存起来。父母的爱情史或者婚姻史，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。想到这里，我这个当儿子的，心里有一种很酸的滋味儿。

## 2. 叔叔的爱情与婚姻

我的叔叔，就是我父亲的弟弟，是一名火车司机（为什么火车司机不叫火车驾驶员呢），他经常开着那种老式的蒸汽机车（开始是烧木柴，后来煤矿被俄国富商葛瓦里斯基开采出来之后，改成烧煤了），往来于俄国和中国的哈尔滨、长春之间。毫无疑问，叔叔肯定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——因为他一直在路上。可是，经验告诉我们，凡是见多识广的人大都是不守规矩的人，都是那种时不时地会生发出一些怪想法的人，更是喜欢由着自己性子来的人。

见多识广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。

那么，叔叔的婚姻是怎样的呢？

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，见过叔叔一次。那是他从成都回东北探亲。铁路员工出行总是很便利的，那时候他们都享有免票待遇，包括家属，坐火车基本上不花钱。一见面（我还是一个晚辈，不可能与他正面接触，只能站在一边看，回答长辈的提问），我个人觉得，对面的这个远道而来的、穿着蓝色铁路制服的叔叔是一个挺老实的铁路工人，给我的印象挺不错，感觉这个叔叔很善良，人也很和气，很谦逊，总是随时准备赞同你说的话的样子。只是，几十年来，王氏家族所有的长辈对叔叔的婚姻从来是三缄其口，不吐露一个字。直到九十年代初我去成都之前，母亲才对我讲述了叔叔真实的婚姻情况。

有人说，家庭是没有秘密的。那才是鬼话呢。不只国家有秘密，家庭也同样有秘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众多的小说家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呢。

我个人认为，这位穿着蓝色铁路制服的叔叔的婚姻，是最接近爱情本质的。只是他找的那个对象让家族里的人难以接受，包括工友和镇上的人也难以认同。尽管大家都看了一点古人撰写的通俗小说，都知道桃花扇、杜十娘的故事，但是，对叔叔找了一个类似今天歌厅里的小姐为妻，一律摇头、叹气，觉得太可惜了，多么好的一个青年人哪，肯定是鬼迷心窍啦。大家都是这么看的，并再也没有改变过他们的看法。

铁一样的事实已经摆在那儿了，叔叔和那个类似歌厅小姐之间真的产生爱情了，而且彼此竟然爱得死去活来。就是说，我的这个在工友当中、在家族里人缘非常好的、人气儿非常旺的叔叔，非要跟这个小姐正式结婚不可了。

如此看来，爱情的确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，大得常常让旁

观者胆战心惊。爱情在和传统观念的战斗中，谁胜谁负，真的难以预料。

九十年代初，我在成都见到了这个女人——我应当叫她婶婶。婶婶和叔叔一辈子相依为命，但始终无儿无女。

那次我们是初次见面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东北老太太，脾气、说话的声调、盯人的眼神、麻利的动作，都非常东北。相反，叔叔却非常谦和，温文尔雅，好像是个懦弱与卑微的产品推销员。我认为，这个女人非常有眼光。几年前，我曾经应邀写过两部关于古代风尘女子的长篇小说，一部是《遗恨瓜洲》，另一部是《绝世风姿》。但是，在这两部小说中，无论是杜十娘还是赛金花，都没有我婶婶的命好，叔叔和婶婶两个人自始至终不离不弃。我觉得可以搞一部歌剧。

开始，他们的爱情是地下的，偷偷摸摸的。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大凡有悖于传统观念的爱情，只能悄悄地在地下进行。

很快，叔叔就把这种地下爱情搬到了地面上来，大白于天下了。他真诚地希望能得到祖父母的理解、谅解与认可，同意他们结婚（我在前面说过，我的祖父母已带领他们的儿女从山东到一面坡定居了。这一家的男人几乎都在铁路上做事）。可问题就出来了，这种挑战式的请求与哀求，不仅要颠覆一个家庭的名誉与操守，同时也会搅起当地舆论之飓风。

由于这场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争斗，一直是在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，故没有人向我讲述他们当年是怎样战斗的，怎样把一家人搞得天翻地覆，我的祖父母和我姑姑、大伯，又以怎样的态度看待与解决这桩非常事件的。没有人向我吐露一个字，这个秘密一直保守到他们相继去世。因此，我无法将这一事件“情景再现”。但是，我的朋友刘皮拉基说得对：必须承认，爱情的力量是



强大的。就是说，传统力量在与爱情的角力中，是后者赢得了最终的胜利。

事情的结果是：叔叔和家族里的人达成两项协议：

一、叔叔可以不改姓，但必须更名，到任何地方也不准说自己是祖父母的儿子，以免辱没门庭。

二、立刻从这家里滚出去，离开此地，永远不准回来。

叔叔和婶婶没举办婚礼——或者没有公开举办婚礼。那么，我猜想，他们是不是在“歌厅”里举办了一个小型的，只有老板、老板娘、打杂的和性工作者们参加的秘密婚礼呢？有没有叔叔极亲密的工友参加呢？婶婶的娘家是否派人参加了我虚拟的这个婚礼呢？这一切恐怕只有天知道了。

世界上的故事，特别是地下爱情故事，永远是残缺不全的，它提供给我们的故事细节从来都少得可怜。

最后，叔叔和婶婶去了成都。

那时候，东北已经先光复了（解放了），恰好，新中国需要有一批铁路技术工人支援成都。于是，叔叔就带上他的亲密爱人——我的婶婶，曾经的性工作者，去了成都。一晃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他们一真没有回过东北这个家，尽管铁路职工坐火车是免票的，非常方便。

不过，在六十年代，叔叔自己曾回来过一次。八十高龄的祖父看见自己那个已经有点谢顶的儿子，正战战兢兢地站在栅栏院外面不敢进来（那时祖母已经病逝了），便拄着拐杖出来了，他掏出了怀表看了一眼说，坐的是七十一次吧？进屋吃饭吧。

儿子顿时泪如雨下，哽咽着说，哎。

当叔叔进厨房吃饭的时候，祖父在他的背后说，吃饱！

叔叔像他离开东北的家乡之前一样，依然非常谦恭。这些年来，